攝州兵庫

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道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　勅法師居西
明寺終至麟德元年二月車駕自洛
還西京法師亦隨遷玉華宮捨化

三年秋七月再有　勅法師從居西
明寺以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
造先有　勅曰以延康坊漢王故宅為
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
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揔用
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其
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
十步周圍數里左通衢腹背塵落青
槐列其外淥水亘其間亹亹耽耽都
邑仁祠此為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驚
接漢金鋪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
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
魏之永寧所不能及
勅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
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
十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
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

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
入慈恩及迎碑之則　勅遣西明寺

一人披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
度僧命法師看度至秋七月十四日

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
入慈恩及迎碑之則　勅遣西明寺
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弥海會等
十人充弟子
大帝以法師先朝所重嗣位之後禮
敬逾隆中使朝夕問慰无絶䞋施綿
帛綾錦前後万餘段法服納袈裟等
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國造塔及營
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等
隨得隨散无所貯畜發願造十俱胝
像百万為一俱胝並造成矣東國重
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周備衆人更
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人
命无常恐難得了乃請於玉華宮
翻譯上許焉即以四年十月法師從
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及門徒
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至彼安
置肅誠院至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
翻大般若經經有二十万頌文既廣
大學徒每請删略法師將順衆意如
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
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驚誡或
見乘危履嶮或見猛狩搏人流汗戰

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

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驚誡或
見乘危履嶮或見猛狩搏人流汗戰
三藏法師候來丗年十 古才三乂 正
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衆說還
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
光照觸已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
手執花燈供養諸佛或昇高座為衆
說法多人圍遶讚歎恭敬或夢見有
人奉已名菓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
如梵本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
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
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揔一十
六會合為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
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即校三
本以定之慇懃省覆方乃著文審慎
之心古来无比或文乖旨奧意有躊
躕必覺境似若有人授以明快情即
豁然若披雲覩日自云如此悟處豈
奘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所冥加
耳經之初會有嚴淨佛土品品中說
諸菩薩摩訶薩衆為般若波羅蜜故
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
妙香花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
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嚴說法處時
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
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莊

嚴幢幡寶轝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
見无量僧衆手執花蓋如前供具共
來供養大般若經寺內衢巷牆壁皆
莊綺錦地積名華衆共履踐至翻經
院其院倍加勝妙如經所載寶莊嚴
土又聞院內三堂講說法師在中堂
敷演旣覩此已歡喜驚覺俱參法師
說所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
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見信有此乎
時殿側有雙柰樹忽於非時數數開
花花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
時衆詳議云是般若再闡之徵又六
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翻此經時
汲汲然恒慮无常謂諸僧曰玄奘今
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
部甚大每懼不終努力人加勤懇勿
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
日功畢絶筆合成六百卷稱爲大般
若經焉合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經於
漢地有緣玄奘來此玉華者經之力
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乱豈有了時今
得終訖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
乃鎭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

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

得終諸道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
乃鎮國之典人天大寶徒衆宜各踊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五丈 通
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賀
功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誠殿
往嘉壽殿齋所講讀當迎經時般若
放光諸天雨花幷聞空中音樂非常
香氣既覩靈瑞倍增嘉慰謂門人曰
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
臣四部徒衆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
得生天究竟解脫既有此文不可緘
默至十一月二十日令弟子窺基奉
表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
事舍人馮茂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
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將至謂門
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既
終吾生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
宜從儉省可以蘧蒢裹送仍擇山澗
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須
屏遠門徒等聞之哀鯁各収淚啓曰
和上氣力尚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
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汝何
由得解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
經大德及玉華寺衆慇懃啓請翻大
寶積經法師見衆情專至俛仰翻數
行訖便攝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六丈 通
軸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

行訖便攝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經部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六丈　通
軸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
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欲往蘭
芝等谷礼拜辭俱胝佛像於是与門
人同出僧衆相顧莫不潸然礼訖還
寺專精行道遂絕翻經至八日有弟
子高昌僧玄覺夢見有一浮圖端嚴
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法
師曰非汝身事是吾滅謝之徵至九
日暮間於房後度渠脚跌倒脛上有
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
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
華大於槃鮮淨可愛十七日又夢見
百千人形容偉大俱著錦衣將諸綺
繡及妙花珎寶裝法師所卧房宇以
次裝嚴遍翻經院內外爰至院後山
嶺林木悉竪幡幢衆彩間錯并奏音
樂門外又見无數寶輿輿中香食
美菓色類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各
擎来供養於法師法師辭曰如此
珎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
此位何敢輒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
止侍人謦咳遂尒開目因向寺主慧
德具說前事玄奘一生以來所修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七丈　達
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知

止侍人慶喫遂爾開目因向寺主慧
德具説前事玄奘一生以來所修

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知
佛教因果並不虛也遂命僧嘉尚法
師具録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捻一
千三百三十八卷又録造俱胝畫像
弥勒像各一千幀又造素像十俱胝
又抄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陁羅尼
等經各一千部供養悲敬二田各万
餘人燒百千燈贖數万生録訖令嘉
尚宣讀聞已合掌憘慶又告門人曰
吾无常期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緣揔
集於是罄捨衣資更令造像并請僧
行道至二十三日設齋䞋施其日又命塑工
宋法智於嘉壽殿竪菩提像骨已因
從寺衆及翻經僧并門徒等乞歡喜
辝別云玄奘此毒身深可猒患所作
事畢无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
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弥勒
内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
隨下廣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辝訖
因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
受想行識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
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
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

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至意界不可得眼識界不可得
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八丈
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口說偈教傍
人云南无弥勒如来應正等覺願共
舍識速奉慈顏南无弥勒如来所居
内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慧
德又夢見千軀金像從東方来下入
翻經院香花滿空至二月四日夜半
看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各長一
丈共舁白蓮華如小車輪花有三重
葉長尺餘光淨可愛將至法師前擎
花人云師從无始已来所有煩惱有
情諸定惡業因令小疾並得消除應
可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
手而自支頭次以左手申左脛上舒
足重壘右脇而卧迄至命終竟不迴
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
問和上決得生弥勒内衆不法師
報云得生言訖喘息漸微因即捨命
傍人不覺從足向上漸冷最後頂暖
顏色赤白怡悅勝常過七七日竟无
改變亦无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
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恩寺僧明慧業
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无時懈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九丈
廢於法師亡夜夜半後起遶佛堂行

資神孰能致此[illegible]
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无時懈
三寶法師傳卷第十　第九丈
廢於法師亡夜夜半後起遶佛堂行
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亘南貫
井宿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怪所
以即念往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
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
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无常事
耶天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怪之至
九日无常事果達於京師符虹見之
象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半
身赤白色眉目疎朗端嚴若秦美麗
如畫音詞清遠言談雅亮聽者无猒
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日身不
傾搖服尚乾陁裁唯細㲲修廣適中
行步雍容直前而視輙不顧眄滔滔
焉若大江之紀地灼灼焉類芙蕖之
在水加以戒範端凝始終如一愛惜之
志過護浮囊持敬之堅超逾繫草性
愛怡簡不好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
不出法師亡後西明寺上座道宣律
師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見有神
現自云弟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
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弟子護持
贍部遺法比丘見師戒行清嚴留心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丈　通
律部四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

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敕弟子護持
聽部遺法比丘見師戒行清嚴留心

律部四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
時有乖錯師年壽漸促文記不正使
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因指宣
所出律抄辯謬之處皆令改正宣聞
之悚慄悲喜因問經律論等種種疑
妨神皆為決又問古來傳法之僧德
位高下并亦問法師神答曰奘非
聖人然九生已來備修福慧兩業生
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辯才於贍部
洲脂那國常為第一福德亦然其所
翻譯文質相兼无違梵本捨已來見
生覩史多天慈氏內眾更不來人間
既從弥勒問法悟解得聖宣受神
語已著記數卷見在西明據此靈言
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
所測法師病時檢校翻經使人許玄
備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損
足得病至其月七日
敕中御府宜遣醫人將藥往看所司
即差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
急赴比至法師已終醫藥不及時坊
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亡
帝聞之哀慟傷感為之罷朝文武

百寮莫不流涕　帝嗚噎悲不能
勝帝翌日又謂群臣曰惜哉朕國內
失奘師一人可謂釋衆梁摧矣四生
无導矣亦何異苦海方闊舟檝遽沉
暗室猶昏燈炬斯掩
帝言已嗚咽不怡至其月二十六日下
勅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僧玄奘既
亡葬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六日
又有
勅曰玉華寺僧玄奘亡其翻經之事
且停已翻成者准舊例官為抄寫自
餘未翻者搃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
失其玄奘弟子及同翻經僧先非玉
華寺僧者宜各放還本寺至三月十
五日又有　勅曰故玉華寺僧玄奘
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幡蓋送至
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為明時痛惜故
於亡後重疊降恩求之古人无比此
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籧篨為轝
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翻經堂內弟
子數百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
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將葬滻之
東都內僧尼及諸檀越共造殯送之

儀素蓋白幢泥洹帳轝金棺銀槨娑

泣日數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將葬滻之
東都內僧尼及諸檀越共造殯送之

儀素蓋白幢泥洹帳轝金棺銀槨娑
羅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
悲笳悽挽響迊穹宇而京邑及諸州
五百里內送者百餘万人雖復喪事
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蘧篨本轝
東市絹行用繒千疋結作泥洹轝兼
以花珮莊嚴極為殊妙請安神柩門
徒等恐乖師素志不許乃以法師三
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置以前行
蘧篨轝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更塞
是日緇素宿於帳所者三万餘人十五
日旦掩坎訖即於墓所設齋而散是
時天地變色鳥獸鳴哀物感既然則
人悲可悉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沉
永夜猶昏慧燈光滅攀戀之痛如亡
眼目不直北之山頹木壞而已惜哉
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
勅徙葬法師於樊川北原營建塔宇
蓋以舊所密邇京郊禁中多見時傷
聖慮故改卜焉至於遷殯之儀門徒
哀感行侶悲慟切彼如初嗚呼
釋慧立論曰觀夫夜星霄月繼西日
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

道在物既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

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大相資之

道在物既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
法王潛輝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
千歲時逾十代聖賢間出英睿挺生
各韞雄圖俱苞上智負荷遺法控御
天人道制風飈神傾海岳或舒指而
流膏液或異室而朗奇光或連尸以
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主或顛通法於
邊剎冒風波於嶮塗或虛己以應物
求果裹粮而行死地終令玄津溢潦惠
濟無疆既善傳燈寔符付囑者之前
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令復遇法
師嗣承之矣惟法師星像降靈山岳
騰氣丰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不
群堅芳獨拔以四生為己任建正法
為身事巍巍乎似嵩華之育穹蒼
皎皎焉若琅玕之映澄海而聰機俊
骨發於自然味道輕榮率由天性丞
夫多識洽聞之奧窮恒肇而逾高詳
玄造微之功跨生融而更遠滔滔乎
蕩蕩乎賁紹隆之器也神之將使像
化重光於類季之期故誕茲明德者
矣法師以今古大德闡揚經論雖復
俱依聖教而引攄不同諍論紛然其

来自久至如梨耶是報非報化人有

矣法師以今古大德階[illegible]
俱係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
來自久至如梨耶是報非報化人有

心无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
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盤根大
小兩宗之鉗鍵先賢之所不決令哲
之所共疑法師亦躊躕此文怏怏斯
旨慨然嘆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
未是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
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取定於祇桓
耳由是壯志發懷馳心遐外以貞觀
三年秋八月立誓裝束拂衣而去到
中天竺那爛陀寺逢大法師名尸羅
跋陀此曰戒賢其人體二居宗神鑒
奧遠博閑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
論最為精熟以此論該冠衆經亦偏
常宣誦尤是弥勒菩薩所造即攝大
乘之根系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
六大國靡不歸宗禀義學之徒恒
有万許法師既從修造一面盡歡以
為相遇之晚於是伏膺聽受兼諮決
所疑一遍便覆无所遺忘辟滯氾之
納群流若益諸之吞雲夢彼師嗟悅
嘆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
謂此時共談玄耳法師從是聲振葱

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

謂此時共談玄可法師從是聲振葱
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傑聞之皆
宿擁重関共来難詰鷹行魚累轂駕
肩隨其並論之詞雲乇雨至法師縱
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矛擊
其盾莫不人人喪轍解頤虔伏稱為
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
見之抃喜皆肘步嗚足頂禮供養羅
席之後更學梵書并諸經論自如来
一代所說著山方等之教靡不半字之
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无著天親諸
所製作及灰山住等十八異執之宗
五部殊塗之致並収羅研究達其旨
得其文并佛處世之跡如涅洹堅固
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
那揭留影之山皆躬申礼敬備觀靈
奇无遺矣法師心期既滿學覽復周
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法教六百餘
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餘粒以今唐
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五日還至長安道
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煙収霧卷
景麗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椅日慶雲
垂彩於天表郁郁紛紛庶士詠讚於通
莊轟轟隱隱邪風於焉鎮戢慧日赫

以重明雖　不逢世尊從忉利之下閻浮
此入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
行經塗數万備歷艱危如涸陰冱寒
之山飛波激浪之壑癘毒黑風之氣
狻猊貙豻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
嚴遺伴之地班超之所不踐章亥之
所未遊法師孑尔孤征坦然无梗肩
唐風於八河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
間使乎遐域俟王馳心輦轂遠方酋
長係仰天衢雖法師不世之功抑亦
聖朝運昌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
圖而纂曆應赤狄以君臨裁鱗豕以
濟羣生盪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
絕柱息滄海之横流重立乾坤再施
鎔造九功苞於虞夏七德冠於曹劉
海晏河清時和歲阜遠无不順迩无
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悅加以重明
麗正三善之義克隆寧輔忠勤良哉
之歌斯允既而功窮厚載德感上玄
紫芝含秀於玉階華果結英於朱閣
又如西州石瑞松縣瑕符紀
聖主千年之期顯　儲君副承之業
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之文歷万

古而不聞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

壁圭千年之斯踐　儒君副承之葉
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之文歷万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七丈　通
古而不開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
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遊心真際
城塹五乘追思鷲嶺之容詡想提河
之說故使遺形紺髮燦彩來儀勝典高
僧相趨而至慈雲布於六合法鼓振
於三千天花將景風共飛香霧與香
煙同馥於是溺俗沉流之士望涯岸
而有期清虛蹈玄之賓顧三空而非
遠所謂司南啓路衆惑知方商飈蘀
林而群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彼遂
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邈二石之
覓殘安什傳經值符姚之爲曆校之
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比之明闇乃
朝陽之与螢曜矣昔鍇玦既至魏文
奉賦以讃揚神雀斯呈賈逵獻頌而
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猶且詠歌
況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葉豈
可緘默於明時而无稱述者也立學
愧往賢德非先達直以同沾像化叨
廁末塵欣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力
課庸愚輒申斯傳其清徽令望之美
絕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諸鴻筆非此
所能覼縷也冀明鑒君子叙意而不
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第十八丈　通
哂焉

絶後光前之蹤別當分諍消筭非此
所能覼縷也僉奧明鑒君子叔意而不
哂焉
贊曰生靈感絶大聖遷神其能継紹
唯乎稲人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
斯隱朗月方陳穢矣法師諒為貞士
迥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之奧究儒
之理燦若明珠芬同蕙芷倬經之闕
疑義之錯委命詢求淩危践嶮恢恢
器宇剋剋誠恪振美西州歸功東閤
屬逢有道時唯我　皇重懸玉鏡再
理珠囊三乘既闡十地兼揚俾夫慧
日幽而更光粤余庸眇幸參塵末長
自蓬門靡就靡括高山斯仰清流是
渴願得攀依比之藤葛
釋彦悰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
来英俊賢明捨家入道者万計其孚
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視聽
貌言洽聞强識輕生重道絶域遐征
貞操勁松鋒雅志陵金石欲雄笮慮
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
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无霑液祁寒
之際貌不慘悽又不爰不申不欠不
嚏斯蓋未詳其地位何賢聖之可格
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縟將終
第十九丈　通
之日危貌敷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

貌言洽聞强識軽生重道絶域遐征
貞操勁松筠雅志陵金石欲雄革慮
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抑又聞
之三藏當感暑之辰體无霑液郁寒
之際貌不慘悽又不芟不申不久不
噎斯蓋未詳其地位何賢聖之可挌
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徵慶繁縟將終

東大丈 通

之日危貌敷愉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
月餘日有人賫栴檀末香至請依西
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
作色曰弟子別奉 進止師等若不許
請録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
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乎相藹鬱皆
云若兹向人徐併殮衣唯留襯服衆
覩三藏貌如生人皆歸絶共視向人
塗香服殮蓋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
人焉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近迹自非
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粤我同儔幸
希景仰焉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